

一座塔，一条路 一段百年沧桑史

杨浦区闸殷路65号，绿树掩映深处，一座八角飞檐的宝塔静静伫立，额匾刻有“丁卯孟春”纪年。它不是寺庙中的浮屠，亦非园林里的楼阁，而是一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工业建筑——闸北水厂的“清水桥水塔”。

这并非寻常水塔，它是国内首个将传统宝塔形制用于工业水塔的实例，曾被《申报》称为“上海工业建筑的民族化典范”。

每当晨曦微露或暮色四合，塔影婆娑间，仿佛能听见那段关于民族自强与城市记忆的吟唱悠远回响。

万水归海

■施敏

“闸北水厂” 为何在杨浦

水厂明明坐落在杨浦，为何偏偏名叫“闸北”？

答案藏在上海市档案馆泛黄的卷宗里：“闸北水厂”虽地处杨浦，但名称沿用“闸北”，系因历史渊源而非地理位置。

故事要追溯到1908年。彼时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要求华界宝山路宝兴里的居民缴纳房租6%的“界外巡捕捐”，理由是“此处将要接取租界的自来水”。这一无理要求激起了闸北官绅的强烈愤慨：难道华界百姓的用水用电，也要受制于人？

1909年，两江总督张人骏奏请清廷“上海市（闸北）设立水厂”。在上海道台与商绅李平书等人的奔走筹办下，“闸北水电公司”应运而生。他们聘请奥地利工程师恩格尔勘测，最终选定苏州河广肇山庄北处的“叉袋角”对岸（今长寿路桥东境）为厂址。购地16亩，斥资26万两白银，除部分筹集商股外，大部分资金由上海道库调拨。

1911年8月，闸北水电公司正式竣工。这是中国最早由民族资本投资建设的水电联合企业。它的诞生，标志着闸北地区彻底结束了依赖租界供水供电的历史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。随着闸北人口激增，苏州河水质日益恶化，原厂的产能与水源已难以维系。1924年，公司果断决策，在殷行乡剪淞桥（今闸殷路）购地148亩，另建新厂。这里虽是农田荒僻之地，却紧邻黄浦江，取水便利且水质优良。

1928年5月，新厂正式运行。至20世纪30年代，闸北发电厂已跻身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电力企业之列，闸北水厂也成为上海主要的供水源之一。1956年，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正式定名“闸北水厂”。尽管厂



清水桥水塔位置示意图
金涛 制图

区行政区划已属杨浦，但“闸北”之名始终未改。

因“输送水、电” 而得名的道路

在新水电厂建设的同时，一条特殊的道路也随之诞生。

1927年，为了将新建成的军工路水厂的水和电输送到闸北及虹口部分地区，闸北水电公司专门修筑了一条马路，用于铺设水管线。这条路从军工路穿越淞沪铁路，向西经过大八寺（今大柏树一带），一直连接至闸北柳营路（近八字桥）。

这条路因专为输送水、电而建，故得名“水电路”。据《上海地名志》记载：“1927年筑柳营路至军工路剪淞桥段，名闸殷路。后闸北水电厂因输送水、电的需要筑此路，故改名水电路。”

于是，水电路成为沪上唯一一条因“输送水、电”而得名的道路，直接反映了其功能属性。如今，走在这条路上，已难觅当年管线纵横的景象，但这条路本身，就是上海近代城市基



清水桥水塔 图源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《世纪杨浦》(2007年版)明信片

础设施建设的见证，默默诉说着闸北水电公司向虹口、闸北地区输送能源的往事。

清水桥水塔： 战火中的倔强与重生

那么，这座独特的清水桥水塔又是如何建成的呢？

这座水塔的建设源于闸北水厂生产流程优化的实际需求。原水在沉淀池中经长时间静置后，池底积聚大量泥沙，需定期以高压水流冲洗。为此，必须建设一座高位水塔，利用重力形成稳定水压，实现对沥池的高效冲洗。水塔建成于1927年，因邻近清水桥，故得名“清水桥水塔”。

若按当时的惯例，工业水塔多采用西式圆柱形或倒锥形设计。但闸北水塔却呈现出一副截然不同的面貌——中国传统宝塔的模样。

这背后的推手，正是时任闸北水电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的陆伯鸿。这位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主张：“水塔虽为工业设施，亦为城市脸面。”他坚持认为，华界的市政工程应当体现民族风格，避免一味模仿西式建筑。于是，设计放弃了常见的西式方案，转而采用中国传统八角楼阁式塔。塔身平面呈八角形，共5层，高28.5米，主体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，外檐逐层收分，筒

瓦覆顶，斗拱托檐，风骨俨然。这一设计不仅在美学上独树一帜，更有着实用的科学考量。据当年《上海工程杂志》记载：“清水桥水塔之八角形设计，使风阻减少15%，在台风多发的上海实属创新。”

关于清水桥水塔顶部的铜质宝刹，

流传着一个近乎传奇的故事。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中，日军炸弹震落了塔顶的宝刹。宝刹坠落后，被一位住在附近的老铁匠悄悄收藏起来。他深知这是水厂的“镇厂之宝”，便将其藏在自家夹墙中。老铁匠临终前嘱咐后辈，一定要将宝刹归还水厂。抗战胜利后，当这件沾满硝烟与尘土的铜宝刹重新被安放在塔顶时，在场工人无不落泪。这个故事虽带有传奇色彩，却是水塔历史中最温情的一笔。

1993年，工厂对水塔进行了大修，将原混凝土葫芦顶改为更具观赏性的八角攒尖顶，让这座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。

百年工业遗存 焕发新生

时光流转，今日的水厂之内，老办公楼、出水泵房与水塔皆已列为杨浦区文物保护单位。这三座建筑均为1928年新厂建成时的原始遗存，风格统一，气韵相连。

老办公楼为二层砖混结构，九脊歇山顶，飞檐翘角，檐下斗拱有序，青砖清水外墙，筒瓦屋面，尽显端庄大气。出水泵房则为灰瓦硬山顶，檐下亦排列斗拱，青砖墙、红门窗，筒朴中不失精致。这三座建筑，既遵循中式传统法式，又融合近代工业功能所需，是上海近代公用事业史的珍贵实物。上海市建筑学会在《近代工业建筑保护白皮书》中高度评价：“清水桥水塔的中式设计，是上海工业建筑‘去殖民化’的早期实践，其八角形结构对后续水塔建设产生了直接影响。”

2023年底，闸北水厂启动深度处理改造工程。改造方案特别强调对文保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，将历史遗存、周边环境、街坊街坊统筹考量，意在让这座百年水厂焕发新生，成为城市文化的新地标。

闸北水厂的百年历程，是中国近代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的缩影。从抵制租界捐税到自建水厂，从苏州河畔到黄浦江边，从西式模仿到中式创新，每一步都刻写着民族工商业在艰难岁月中求生存、求发展的足迹。

水塔不语，兀自伫立。但它却在无声地讲述着那段历史。若你走到闸殷路，不妨抬头望一望那座八角飞檐的水塔，它不是寻常水塔，它是上海这座城市记忆的活化石，是一段不该被遗忘的故事。



修缮后的闸北水厂 图源：公众号“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”

腌笃鲜

上海的 桑树栽培

上海桑树栽培的历史较早，分布也较广，郊区10个县(区)的许多乡村，在明代以前都成片种植过桑树，但随着蚕桑生产的日趋萎缩而逐渐减少。

到上海解放初期，只在金山、崇明、奉贤三县少数几个乡还保留着成片桑园，其他各县已见不到桑园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上海明确提出了扩种桑树的要求，一些蚕桑生产基础比较好的地区纷纷扩展桑园面积。1990年，金山县扩种桑树800亩，崇明县扩种桑树1000亩。

品种方面，上海的桑树，有湖桑、荆桑、鲁桑等品种，大都来源于浙江。1920年，松江县知事李恩露提倡种桑，派人赴浙江采购桑苗万株，还亲自带领地方官绅在县城西北隅种桑2000余株。

《嘉定县续志》(1930年)中对荆桑和鲁桑作了描述：“甚少叶圆大而丰厚者为鲁桑，宜饲初生之蚕；甚多叶小，边有锯齿者为荆桑，宜饲三眠以后之蚕。”

当时虽然还在继续利用实生桑蚕种，但桑农已经懂得通过嫁接来改良和更新桑树品种，并对嫁接繁育桑苗的好处作了记述。

上海解放以后，逐步用优良品种替代原有品种，推广栽植最多的是湖桑32号、湖桑197号、湖桑199号。这些品种都具有生长旺盛、产叶量高、叶质优良、适应性强等特点。

栽种方面，1919年，嘉定县在农产改良意见中提出速成法栽桑，称：“其速成法植桑每方丈约占八株，每亩可种四百八十株，千高不得过二尺，每株留三四枝，三年成桑。”这种栽植方法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。

20世纪60年代后期，为了进一步提高桑叶产量，改进桑树栽培方法。

在桑田管理方面，早在清同治十二年(1873年)，南汇县知县罗家杰提倡蚕桑，专门设置了蚕桑局，指导蚕桑生产，桑田管理搞得比较好。

1919年，松江县知事李恩露拟定种桑8条办法，还编印种桑简说，向农民宣传桑树的栽植、培壅、修剪、采叶、除虫等方法，使桑田管理大有进步。

(摘编自《上海农业志》)

上海蓝天经济城

南翔游戏谷

- 游戏产业集聚区
- 充足空间规划
- 优质配套政策
- 租金减免

联系电话：朱先生 18918526217 张先生 13661404363

南翔·元谷 文体旅元宇宙生态区

- 南翔古镇新地标
- 租金减免

联系电话：金先生 13651936939

总部地址：嘉定区南翔镇银翔路655号
总部热线：59129999 59122222

解放日报分类广告

刊登内容

遗失声明	拍卖公告
注销公告	清算公告
减资公告	分立公告
吸收合并	房屋征收
产品宣传	各类启事

承接地址：威海路755号上报大厦27楼
联系电话：021-63510135
传真：021-5292028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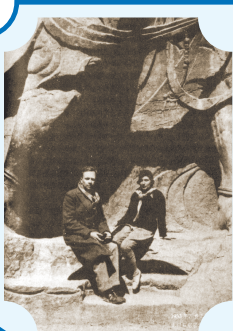
山西行培育了长年的友谊

上寺与下寺距离不远，但去上寺要爬山，吃力，下来却轻松，所以当地人，上去五里，下来一里。之后，他们爬到上寺去。

进了上寺两座大门洞，迎面就是天井当中高塔的底座。梁思成夫妇顿时兴奋起来。因为，这种古怪的放置法是唐代佛教建筑所特有的。后世的建筑，一般在天井当中有两座塔，在寺庙中轴线两边各有一座。费正清夫妇曾听梁思成说过，他和林徽因做梦都想找到一座唐代的木结构建筑。

眼前这座塔显现出唐代建塔风格，他们的精神不禁为之振奋。如果能在塔中找到唐代印记的蛛丝马迹，再到寺院四处寻找更多佐证，也许梦想就要实现啦！仰望那塔，十分壮观，令人肃然。这塔与众不同之处在于，里面每一层阶梯的转弯衔接处竟然是悬空的。费慰梅笔记里留下了当时的感受：

那八角宝塔有十三层高，全部由彩色琉璃瓦覆盖，在太阳光下熠熠发光……我们决定上去，而决想不到这将有多么惊心动魄的一次冒险。阶梯很暗，砖级窄而浅，坡又很陡。唯一的亮光来自每一层在厚厚的外墙上开的一个朝向太阳、大约有3英尺高和2英尺宽的一个小口子。我们排成单行摸索着向上爬。当我们走完第一段阶梯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没有歇脚的平台。当我们的头撞上一块板子时你才知道已经走完了一段阶梯。你只好在那里转过身来并跨过悬空的缺口到另一段阶梯的头上。在这种危险的活动中，你要稳定自己的身



中国情缘

费正清和他的朋友们

陈宇 著

体，就得挪开墙上这儿那儿的一块砖头，找一个扶手。这一切听起来真够吓人的，可是这个建筑是如此精确，当我们往上爬去时我们很快就学会怎样跨过缺口，从哪里能找到扶手。

梁思成腿有点痛，林徽因身有痼疾，但崇高目标与希望鼓舞着他们居然一级级攀上了塔顶。他们在塔里仔细查看每一个角落。梁思成甚至手膝并用，爬上采光的小窗上，果然有所发现，在琉璃瓦上居然隐隐约约看到年代记号。他喜出望外，但擦清一看，才发现塔是明代的。下了佛塔向寺僧了解，才知道广胜寺虽初建于唐代，但以后毁于地震，重建时模仿了当初建塔的样子。

下了塔，到大殿，果然佛像众多，金碧辉煌，栩栩如生，令人目不暇接。细加端详，雕塑工法无不精湛。忽见一僧人经过堂前，梁思成双手合十对他：“弟子求见长老，劳通报一声。”一会儿，长老颤巍巍从里间出来，他看梁思成模样，戴着金边眼镜，斯斯文文。梁思成恭敬地用双手奉上一张名片。长老从僧衣宽大的领口摸出一副眼镜戴上，一看名片，愣了一下，显出几分肃然，试探

问：“看过下寺的壁画？”梁思成点点头，回道：“弟子细览了一炷香工夫。”长老颇有兴致，观察着梁思成的表情，似乎要在那里找出什么答案，又说：“施主有何见解？”梁思成久久没应答，双手抄在身后，仰望殿上佛像，虔诚地说：“弟子乃俗世凡人，佛门谈佛，有失冒昧。”长老答：“无妨，无妨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广纳善言。”梁思成仰视殿顶，口中念念有词道：

菩提原是树，树下本有人。而今世道异，疑是非旧颜。

长老一听，为之一震，原先拨动佛珠的手指，动作渐渐慢了下来，他看出对方果然是行家，遂支支吾吾道：“不……不瞒施主，贫僧到此时，下寺即是如此。不过，听前任住持说过，广胜寺地处偏僻，香火日衰，加之战事连连，年景不好，寺院久久无力修缮，有些佛像壁画日渐风化脱落，寺院建筑殿堂也有倾圮坍塌危险。广胜寺是千年古刹，实属地方胜景，眼看寺院日渐破败却无计可施。恰好有美国商人见壁画精美，有意出资一千六百大洋求购收藏。寺僧与地方士绅商议，与其像毁画

烂，全寺覆没，不如卖画求全。于是下寺壁画被切成大小不等百余块，分装七十多箱，漂洋过海，运往美国。然而一千六百大洋仍不够修缮开支。因为广胜寺诸神明恩泽四方，保四乡安宁，享誉远近，甚得信众崇敬，为重建寺庙，信众纷纷节衣缩食，捐钱出力。但所筹资金尚不足开支，寺僧们就远出化缘。寺里有位知客僧，年事已高，熟谙佛典，讲经说法，无一不通，曾多次外出做水陆道场，敬奉施主众多，人缘好，地熟，自告奋勇，带着一个小沙弥云游化缘。过了许久，众僧陆续回寺，唯不见知客僧。过了年余，还是杳无音信。有一天暮色苍茫之中，寺僧关山门，只见门前石阶有黑影坐着，近前一看，竟是小沙弥，身边放着小包袱。他双手合十，面向当初随师父出行的方向，独坐遥望。原来，知客僧年老体衰，远行千里，风餐露宿，栉风沐雨，正逢时疫蔓延，染病不起，不幸身亡。临终交代，无论如何也要把化缘所得银两送回广胜寺。”梁思成听罢，仰望寺中佛像，只见个个慈眉善目、栩栩如生，长叹了一口气。

山西这一段共同的生活，让费正清夫妇对中国内陆的贫穷与落后有了更多感性认识，并对梁思成夫妇的内心世界与个性有了更多的了解，加深了彼此的友谊。费慰梅日记里这样总结道：

这一星期我们朝夕相处，喜怒与共，孕育了长年的亲密友谊。

对于以研究中国为其终身事业的费正清来说，梁思成夫妇几乎就代表了中国。之后，经过几番风风雨雨的历史变迁与人生变故，他们的友谊与感情历久弥坚，长达数十年，以至于费正清后来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如果没有他们，我们就好像没有了半个中国！”

(二十二)

连载